



ULSZ3094 PROJECT 2

论商晚筠〈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Growth Trajectories in Shang Wanyun's *Qi Se Hua*

Shui and Chi Nu A Lian

LIM XI WEN

林希文

23ALB01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ULSZ3094 PROJECT 2

论商晚筠〈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 Growth Trajectories in Shang Wanyun's *Qi Se Hua*

Shui and Chi Nu A Lian

LIM XI WEN

林希文

23ALB01514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Lim Xi We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2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5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8
第四节、研究范围	9
第五节、研究方法	10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11
第二章 身体与情感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13
第一节、身体成长经历与自我认知的成长起点	13
第二节、情感关系中的成长转变	18
第三节、身体与情感交织下的成长分化	21
第三章、社会认知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24
第一节、由身体与情感经验通向社会认知	24
第二节、季妩：经历累积到逐渐清醒	26
第三节、阿莲：自然清醒但无力改变	29
第四章、结论	34
引用书目	3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林希文 LIM XI WEN

学号：2301514

日期：2026 年 4 月 23 日

论文题目：论商晚筠〈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学生姓名：林希文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研究以商晚筠〈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为研究对象，围绕两篇小说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展开比较分析，探讨作者如何通过不同人物经验呈现女性成长的复杂过程。文章主要从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三个层面切入，结合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两篇作品中女性在父权规范、社会评价与现实压力影响下所展现出的不同成长路径。研究发现，〈七色花水〉中的女性成长更多表现为在身体感知、情感受挫与女性互证中逐渐走向内在清醒的过程；〈痴女阿莲〉则着重呈现女性在社会凝视、爱情期待与外部规训下，由自我萌动走向受阻与偏移的成长状态。总体而言，商晚筠并未将女性成长书写为单一、线性且必然完成的历程，而是揭示了女性成长在不同现实处境中的分化形态及其困境，从而体现出其女性书写的现实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商晚筠；马华文学；七色花水；痴女阿莲；对比书写

致谢

在本论文完成之际，谨向所有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关心、帮助与支持的老师、同学、家人及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从论文选题到结构安排，再到内容修改，老师都给予了我耐心的指导，让我深受感动。其次，我要感谢所有任课老师在大学期间对我的教导，同时也感谢朋友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鼓励与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理解、包容与支持，给予我前进的力量。

论文的完成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今后我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

第一章 绪论

本研究以商晚筠的〈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女性成长轨迹”的角度对两篇小说进行并置研究。女性成长并不只是年龄增长或人生阶段的自然推进，而是女性在个人经验、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与现实处境中逐渐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成长如蛻》中提到，个体女人、个体生命经验、日常生活、情感体验等开始成为具有生命感的书写对象。¹本研究所说的“女性成长轨迹”正是指女性主体在身体、情感与社会关系中不断感受、理解并重新定位自我的过程。正因如此，商晚筠小说中的女性经验并不适合被简单地理解为“女性受压迫”，而更适合被放在成长过程之中加以观察，如：女性是如何逐渐认识自己、理解关系、面对社会，又为何在不同文本中走向不同结果的。

商晚筠小说之所以适合放在“女性成长轨迹”这个问题框架下讨论，还在于她的创作本身具有鲜明的女性视角和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感受力。已有研究指出，商晚筠的创作与其生活经历、留台背景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持续关注密切相关。她虽然不必然以明确的理论话语标举女性主义，但在创作中确实不断靠近女性处境、女性心理与女性日常现实的问题。她笔下女性既可能身处家庭内部，也可能处在社会边缘。正是在这种叙事取向下，女性成长不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受到性别结构、社会规范等多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

¹ 高小弘，《成长如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页3。

更进一步说，将〈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放在一起比较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一方面，两篇作品同样出自商晚筠之手都以女性经验为叙事焦点，因此具备可比性；另一方面，两篇作品在角色类型、叙事氛围、社会环境与女性处境上又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同一作家作品的差异性，能更细致地观察商晚筠如何在不同文本中组织女性成长的起点、过程与限制。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商晚筠（1952 年—1995 年），原名黄莉莉，生于马来西亚北马吉打州，祖籍广东普宁。²1970 年代间商晚筠持续从事小说创作，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并在台湾文学奖项中获得关注，如：〈木板屋的印度人〉获《幼狮文艺》小说竞写奖，〈君自故乡来〉与〈痴女阿莲〉先后在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获奖，由此奠定其作为少数跨越马台文学场域而受到关注的马华女性作家之地位。³

回顾马华文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女性作家的创作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⁴早期文学史与评论多以民族意识、政治经验或文化认同为核心议题，女性成长经历往往缺乏独立讨论。随着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学界逐渐发掘女性书写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商晚筠的小说创作也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²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页 221。

³ 碧澄，〈南洋文艺：商晚筠〉，《南洋商报》，2021 年 6 月 5 日，<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10605/Supplement/465622>。

⁴ 农莉芳，〈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9 卷第 1 期，页 79。

在《痴女阿莲》与《七色花水》两部小说集中，商晚筠以女性视角与女性切身经验为叙事出发点，描绘女性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⁵从创作主题来看，商晚筠小说更关注女性在家庭结构、情感关系与社会规范中的处境，强调身体经验、情感压抑与性别不平等问题。

商晚筠在永乐采访中提到，她相当多的创作集中描写女性的命运处境。在她看来，不少女性仍难以真正主导自身生活，常被父权结构所限制。因此，她倾向借由小说让读者从中看见女性在社会与亲密关系中所受到的限制，并理解女性内在情绪与心理感受。她同时说明，自己并非刻意以女性主义为标识，但在书写过程中往往会自然地靠近女性议题。⁶

商晚筠笔下的女性角色多处于社会边缘或规范之外，呈现出强烈对女性现实处境的关怀与性别意识。这一创作取向使她的小说成为观察马华文学中女性成长、受限与挣扎的重要文本，也为本研究从女性成长轨迹角度展开讨论、奠定了作家与文本层面的基础。本研究所使用的“女性成长轨迹”一词并非指角色走向成功的线性成长过程，而是指女性主体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等层面所经历的变化过程。该过程未必一定通向圆满，结果也可能表现为成长、受阻或中断。

〈痴女阿莲〉与〈七色花水〉作为商晚筠的重要小说文本，虽创作背景与叙事重心有所不同，却同样围绕女性在父权社会与伦理规范中的处境展开，展示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与限制。

⁵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364-365。

⁶ 任芸芸，〈女性作家与创作题材〉，《联合早报》，1989年9月24日，<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90924-1.2.66.1.1>。

〈痴女阿莲〉以马来西亚乡村社会为背景，透过“痴女”阿莲这一特殊女性形象，呈现女性在家结构、社会评价与性别规范中的被规训状态。阿莲的“痴”既是人物性格特征也是社会话语对她的标签，使她长期被排除在正常成长和合格女性的标准之外。⁷小说通过阿莲的日常经验与情感反应，揭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成长空间的受限，以及成长过程如何在社会结构中被“中断”。

相较之下，〈七色花水〉更多描写的是女性在身体经成长经历、情感关系与自我意识。该篇小说以女性成长经历为叙事核心，细致的刻画了女性在情感与欲望层面不断累积感知与认知的过程。然而，这种成长经历的累积并未使主体走向成熟和完整，反而在现实环境与性别秩序的挤压下逐渐转化为带有悲剧色彩的生命体验。⁸小说呈现出一种看似成长却难以完成的女性生命轨迹，展现了女性成长在现实情况中的受限状态。

两篇小说虽同为商晚筠所作，却分别呈现出不同社会环境、叙事策略与女性成长经历的书写方式。小说中女性角色在成长意识、社会位置与命运走向上既存在共通性，也展现出明显差异。通过对比两篇小说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可以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商晚筠女性书写的内在变化。

从既有研究来看，女性的成长虽常常被作为分析结论出现，却较少被视为一个可供比较与讨论的概念。因此，本研究将以“女性成长轨迹”为核心概念，对〈痴女阿莲〉与〈七色花水〉进行对比研究，关注女性角色在自我意识、身体成长经历与社会关系中的变

⁷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0卷第1期，页84。

⁸ 许文荣、孙彦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255。

化过程，探讨女性成长在不同文本中的展开方式及其限制因素。透过此比较研究，期望进一步呈现小说中女性成长书写的复杂性。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商晚筠小说的讨论已累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重心多集中于其女性书写特质及其所反映的性别问题。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商晚筠以女性视角展开叙事，描绘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处境，其作品在马华文学女性书写中具有重要代表性。这类研究为理解商晚筠小说的整体创作取向与文学价值奠定了基础，也为本研究从女性成长角度切入提供了宏观的研究背景。

在人物形象研究方面，学界多以〈痴女阿莲〉为核心文本，对主角阿莲的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李笑寒在〈复杂的“痴女”——论《痴女阿莲》之阿莲形象〉中指出，阿莲其实并非单一意义上的“痴傻女性”，而是兼具善良、倔强、自卑与向往自由等多重特征，阿莲的形象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女性生活状态。⁹研究中并没有将阿莲视为悲剧符号的解读路径，小说中所谓的“痴”是社会赋予的标签，强调了阿莲形象所承载的社会与性别意涵，有助于揭示女性在传统乡村社会中被规训与被忽视的现实处境。

此外，王成鹏在〈痴傻世界的边缘人——试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阿莲之“边缘性”〉引入了“边缘人”理论，指出阿莲在社会地位、婚姻规范与价值体系中始

⁹ 李笑寒，〈复杂的“痴女”——论《痴女阿莲》之阿莲形象〉，《名作欣赏》2017年第8期，页74。

终处于边缘位置。¹⁰阿莲虽在情感与意识层面展现出了自发的生命力，却因其成长空间在主流社会结构的压迫下不断被压缩，最终呈现出难以完成自我发展的生活状态。这些研究为本研究理解女性成长受限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参考。

除人物形象分析外，也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痴女阿莲〉中女性主体的建构过程。任晓在〈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研究中借助“他者”理论，指出阿莲的自我意识始终在社会他者与父权话语的凝视中被塑造，她的主体认同并不是自主生成，而是在不断被规训与否定的过程中形成的。¹¹这类研究深化了对女性主体生成困境的理解，揭示女性成长并非自然展开的线性过程，而是受到社会结构与话语权力的深刻影响。上述研究为本研究进一步从“成长意识如何形成”的角度展开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想法。

相较之下，学界对〈七色花水〉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女性身体成长经历与情感书写。陈颖萱《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物化问题》的研究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女体物化”为切入点对比潘雨桐与商晚筠。¹²她指出小说通过对女性身体、欲望与亲密关系的描写，呈现女性在性别秩序中反复遭遇物化与伤害的处境，反映了对父权制度的批判意识。研究强调了女性身体经验在小说叙事中的核心地位，为理解女性成长轨迹身体与情感层面的受阻碍提供了重要视角。

不仅如此，陈鹏翔在〈商晚筠小说中的女性与情色书写〉从女性与情色书写的角度切入，讨论了小说中女性身体、欲望经验与性别秩序之间的关系。陈鹏翔指出，商晚筠笔下

¹⁰ 王成鹏，〈痴傻世界的边缘人——试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阿莲之“边缘性”〉，《名作欣赏》2017年第8期，页77。

¹¹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页80。

¹² 陈颖萱，〈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物化问题〉，《细读》2019年第2辑，页125。

的情色与身体书写并非感官层面的描绘，而是揭示女性在父权社会里所承受的压抑、凝视与规训，其重点在于呈现女性如何在亲密关系与性别中不断遭遇限制。¹³

陈鹏翔也将〈七色花水〉视为商晚筠创作历程中的重要转折文本，认为该小说在女性意识与情欲书写层面的表达方式比〈痴女阿莲〉更为内向而复杂。小说内容通过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结，展现出女性主体在既有性别秩序中的探索与挣扎。相关论述不仅揭示了商晚筠女性书写重心的变化，也为本研究将〈痴女阿莲〉与〈七色花水〉并置比较提供了文本层面的合理性依据。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已从人物形象、女性意识、身体书写及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对商晚筠小说进行了多角度探讨。然而，这些研究多以单一文本为研究对象，或侧重于揭示女性形象的悲剧性、边缘性及女性背后的压迫，却尚未将两篇小说中主角的女性意识整合为一条有阶段性的成长路径来做比较。尤其是女性成长意识如何形成、成长过程如何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展开，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受阻碍的差异性，仍缺乏跨文本的比较研究。

因此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以“女性成长轨迹”为核心概念，对〈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进行并置研究。通过比较〈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中女性角色的成长过程与结果，探讨商晚筠如何在不同文本中书写女性成长的可能性与限度。不仅要细读单篇文本内篇女性角色的心理与认知层面的变化，也透过跨文本比较，考察两篇作品

¹³ 吴耀宗，《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页 95-97。

中女性角色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的变化过程，进而呈现商晚筠如何在两篇看似迥异的作品中，书写女性主体从被规训到逐渐清醒或成长受阻的不同成长轨迹。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作为马华文学中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商晚筠的小说长期描绘女性在父权结构、家庭伦理与社会规范中的受压与内在挣扎。既有研究多从女性意识、身体书写与性别批判等角度切入，充分揭示其作品的批判性与时代意义，然而较少将关注点放在女性角色“如何成长”的具体过程上。

因此，本研究决定以女性成长轨迹为核心概念，尝试梳理并比较〈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中女性主角的成长历程，探讨她们如何在家庭规训、传统规范与社会压力的交织之下萌生自我意识，并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之间不断调适与拉扯，最终走向不同的成长结果。本研究关心的并不是女性角色是否完成圆满的成长，而是她们如何在当下的现实处境中逐步认识自己、理解关系，并在性别秩序的限制下呈现出清醒、受限或中断等不同形态。综上，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点：

第一，梳理〈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中女性角色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上的变化过程，说明其成长如何展开。

第二，从“女性成长轨迹”比较两篇作品在女性成长起点、推进方式与最终结果上的异同，分析商晚筠如何借由不同叙事策略呈现女性主体生成的可能性与限度，进一步说明其女性书写如何同时涉及个人经验、性别秩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联。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从小说的角色行为、叙事结构等层面出发，分析女性角色如何从“被他者定义”的位置，逐渐意识到自身感受与欲望，并尝试走向“自我定位”。透过对两篇小说女性成长过程的对照，本研究亦希望进一步揭示商晚筠在不同创作阶段如何运用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呈现女性主体生成的多重可能性与其内在限制。

第四节、研究范围

本研究的范围聚焦于商晚筠的〈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两篇主要文本。研究内容主围绕两篇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的变化过程，不延伸至男性角色成长的面向，以确保分析的集中与深度。

此外，本研究将不涉及商晚筠全部作品，而是具体从“女性成长轨迹”的角度切入，重点分析〈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两篇小说中女性角色在的成长动力、情感经历与主体意识生成等方面的异同。换言之，本论文聚焦于文本内部的叙事呈现，关注女性角色如何在社会结构与父权规训下形成自我。

通过这样的范围限定，本研究希望更集中地说明：同为商晚筠笔下的女性文本，为什么这两篇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会呈现出不同的成长路径，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反映商晚筠女性书写的复杂性。

第五节、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对〈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的叙事结构、人物心理、语言描写等进行深入分析，以掌握女性角色成长轨迹及梳理女性成长的内在过程。¹⁴所谓文本细读，是指对文学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深入阅读与分析，重在从语言细节、叙事结构、人物心理描写及象征意涵等层面，发掘文本所承载的深层意义。¹⁵文本细读法有助于本研究回到小说的叙事内部，细致分析女性角色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中的变化过程，捕捉女性的成长意识如何在具体情境中逐步生成，使论证建立在明确而具体的文本证据之上。

其次，研究将以比较研究法把〈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置于同一问题脉络中加以对照，进行跨文本比较分析。本研究所采用的比较方式，较接近平行研究。所谓平行研究是将具有可比性的作品置于同一问题框架下加以观照，并不着重考察文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影响关系，而是通过主题、人物塑造、叙事方式等层面的横向比较，辨析其异同。¹⁶从方法意义而言，比较研究所提供的并不仅是知识与结论，同时也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以

¹⁴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页202。

¹⁵ 陈培浩，〈何谓细读？如何批评？——细读批评论札〉，《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3期，https://www.cssn.cn/dkzgxp/zgxp_zgwxpp/wxpp03/202412/t20241231_5828553.shtml。

¹⁶ 王福和，《比较文学基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页167。

及信息整理、综合、归纳和总结的创造性意识。¹⁷就本研究而言,〈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同出自商晚筠之手,皆以女性经验为叙事中心,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但两篇作品在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的展开方式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适宜通过平行研究的方式来比较商晚筠如何在不同文本中书写女性成长的可能性与限度。

进一步而言,文本细读可视为对单一文本内部呈现的分析,着重分析作品如何在语言与叙事层面显影女性经验;而跨文本比较则形成一种“共述”,将两篇小说置于同一问题结构中,使意义在互照与差异化回应中被重新组织与凸显。¹⁸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根据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研究成果主要为以下这两个:

第一,商晚筠在〈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中所书写的女性成长并非是单一、线性的自然完成的过程,而是由身体经验、情感关系到社会认知逐步展开。女性的成长并不是突然的觉醒,反而是在身体感受、情感受挫与现实压力的持续累积中,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由此可见,商晚筠笔下的女性成长始终与父权规范、社会评价等因素密切相关,导致女性成长的展开方式与最终走向存在差异。

¹⁷ 王福和,《比较文学基础》,页57。

¹⁸ 钟义,〈从自述到共述——论比较文学的主体性经验新认知〉,《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42卷第2期,页71。

第二，虽然〈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同样以女性经验为叙事核心，但两篇小说所呈现的女性成长轨迹却具有明显差异。〈七色花水〉中的女性成长是从对身体状态的感受与观察出发，经由情感关系中的失望与女性之间的互证，逐步沉淀为对现实处境的清醒认识，形成由经验累积而趋向清醒的成长轨迹；相较之下，〈痴女阿莲〉中的阿莲虽然在身体羞耻、爱情渴望与社会排斥中出现了自我意识的萌动，但这种萌动并未发展为稳定的主体意识，反而在外部目光与父权规训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偏移与自我怀疑。

由此可见，商晚筠并未提供单一的女性成长模式，而是通过两篇作品揭示女性成长的关键不只在于是否产生自我意识，更在于这些经验最终能否被转化为支撑主体意识的力量。

第二章 身体与情感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第一节、身体成长经历与自我认知的成长起点

女性的成长常常先从身体上的感受开始。女性会先从自己的身体变化、不适、他人的目光和外界的要求中，慢慢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身体不仅是女性感受世界的起点，也是最早感受到社会规范和性别压力的地方。因此，要讨论女性成长轨迹就必须先看女性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如何在身体经验中感受到外界的预期、评价与限制。

〈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都把女性身体放在重要位置来书写，但两篇作品赋予身体的意义并不一样，前者将身体经验转化为主体意识生成的过程，逐渐引导人物认识自己和现实处境；后者则更多成为被他人评价、被社会规训和被不断改造的对象。

在〈七色花水〉中，身体并不是被男性凝视所定义，而是通过姐妹之间的观察，成为理解女性处境的重要起点。叙事者妹妹（季若）对于姐姐（季妩）身体的观察，不只是青春期少女对成熟女性身体的好奇，更是一种通过他者身体理解女性命运的认知启始。¹⁹小说中对凝视与身体细节的描写，并不只是单纯停留在外貌层面，也是作为一种启蒙结构，借身体状态让人物看见一个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受伤与压抑。这一特征在人物的描写中得到了集中呈现：

“姐尽屈抱膝盖，瘦伶伶的肩膀像挖空的两个肉坑，衔接两条白冽冽的胳膊。雪白的乳房给膝头抵成两墩肉团……从来，未见姐快乐过，即使小小的喜悦也不曾。”²⁰

¹⁹ 吴耀宗，《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页 101。

²⁰ 商晚筠，《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页 196。

这里商晚筠主要运用了细节描写及比喻的手法来呈现。“肩膀像挖空的两个肉坑”把姐姐瘦削和被生活掏空的身体状态具象化了；“白冽冽、雪白”等词语则构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加强了姐姐身体的脆弱感。商晚筠借由身体局部的细节来侧面烘托其长期压抑的生活状态。

这种由观察而来的理解使妹妹逐渐意识到女性的痛苦并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口，很多时候会先表现在身体上，例如疲惫、沉默，甚至身体状态的改变。姐姐的消瘦和压抑，正是她生活压力的具体表现，也让妹妹开始接触到女性在现实中的处境。这也说明，女性身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个体生命经验、日常生活及情感体验密切相连。季妩消瘦、疲惫、沉默的身体，其实承载着她长期劳动、情感受挫和生活压力的痕迹。²¹身体细节因此不只是外貌描写，而是女性生命经验被具体呈现出来的方式。

因此，〈七色花水〉中的身体经验具有明显的启发作用。妹妹在不断观察姐姐身体状态的过程中，慢慢接近女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她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美丽的女性身体，也是一个被生活长期消耗、被现实不断压迫的身体。她从中学到的也不是如何成为社会眼中的“理想女性”，而是如何从身体的细节里看出一个女性所承受的压力与伤害。

商晚筠在书写女性身体时，并没有停留在外貌或感官层面，而是借身体进一步呈现女性在父权社会和性别秩序中的处境。²²姐姐虽然未必能立刻摆脱这些压迫，也可能会犹疑、退缩，甚至作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但她并不是完全无知或麻木的。相反，她对自己正在

²¹ 高小弘，《成长如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页3。

²² 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2年第三辑卷第五期，页19。

遭受的伤害其实有所感觉，也隐约明白这些伤害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身体经验在〈七色花水〉中不只是痛苦的表现，同时也成为人物逐渐认识自己、理解现实的重要起点。

进一步来看〈七色花水〉的身体书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小说并没有把女性成长写成“觉悟”，而是把成长放在具体的身体经验和日常生活里慢慢展开。妹妹对姐姐身体的观察，也是在长期相处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理解。她越接近姐姐的生活，越能看出姐姐身体上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和家庭压力、经济负担以及情感受挫密切相关。妹妹对这些细节的持续关注让她慢慢开始理解女性所面对的现实处境，构成一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芽。

也就是说，在这篇小说里成长是在一次次观察、比较、不安和疑惑中逐渐形成的。〈七色花水〉中的女性成长，更像是一种在生活经验中慢慢累积出来的过程。人物不是因为某一件事突然醒悟，而是在长期的感受和体会中逐步形成对自己和现实的认识。因此，这篇小说所呈现的成长，也显得更加缓慢、内敛，却更扎实。

相比之下，〈痴女阿莲〉中的身体经验并没有进一步帮助阿莲形成稳定的自我意识，反而更清楚地表现出外部社会如何影响和塑造女性的身体。在故事开始时，她和自己的身体之间还保持着一种比较自然的关系。虽然她肥胖、有狐臭、动作也不灵巧，但她并不会主动用羞耻的眼光看待自己。可是随着家人、村民以及男性目光不断介入，阿莲慢慢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并不是自己怎样都可以，而是会被别人拿来评价、嫌弃，甚至决定她是否值得被接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会被观看、被挑选、被评判”这一套社会标准逐渐进入阿莲的意识之中。

当阿莲因为喜欢阿炳而开始喷香水、扑粉、模仿“漂亮女人”时，这种改变表面上看像是她主动想变得更好看，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认识和塑造自己的身体，而是开始按照外部审美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一点在文本中表现得很明显：

“平时打不起精神的阿莲也打扮起来，换了件宽松松不着身的大蓝花的白底洋裙……两肋处洒了半瓶花露水把薰人的狐臭给暂时掩住。”²³

这一句主要运用了对比及夸张书写手法。“平时打不起精神”与“也打扮起来”形成前后对比，突出阿莲因为情感萌动而试图改变自己的状态；“洒了半瓶花露水”则带有夸张色彩，强调阿莲为了遮盖身体缺陷所做出的过度努力。商晚筠通过衣着、气味和动作这些具体细节，把阿莲想被爱、想被接纳的心理写得非常具象。

阿莲虽然一脸不情愿，也显得很不自在，但她最后还是任由这些让自己不舒服的装扮摆布自己。²⁴阿莲所面对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外貌评价，而是一套带有性别规范的社会语言。所谓的漂亮、讨人喜欢、能被男人看上，其实都在规定什么样的女性才值得被接纳。当阿莲开始遮掩狐臭、修饰外表时，她其实已经开始按照别人的眼光来整理自己的身体了。²⁵面对这样的性别语言，阿莲缺乏真正拒绝的能力，只能通过扑粉、喷花露水等方式来屈从外部标准。因此，她的身体改变并没有带来主体成长，反而显示她逐渐被社会审美和父权价值重新塑造。

²³ 商晚筠，〈痴女阿莲〉，《蕉风月刊》第297期，页8。

²⁴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页81。

²⁵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页8。

因此，阿莲的身体经验虽然构成了她成长的起点，却没有进一步帮助她建立稳定的主体意识。相反地，在不断被观看、被评价的过程中，她的成长逐渐偏离了自我，而越来越受外部标准支配。她不是在身体经验中更认识自己，而是在社会凝视中一步步失去自己原本的位置。

如果说〈七色花水〉中的身体是人物自我认知的媒介，那么〈痴女阿莲〉中的身体更像是一个不断被社会规范塑造的对象。阿莲开始扑粉、喷花露水、模仿漂亮女人，表面上像是在主动追求改变，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反映的是她逐渐接受外部审美标准，并开始用这些标准重新衡量自己。她并不是出于真正的自主意愿去塑造新的身体形象，而是在“想被爱”和“不想被嫌弃”的心理推动下，被迫把自己改造成更符合父权审美期待的样子。

综上所述，两部作品虽然都把身体作为女性成长的起点，但身体在叙事中的作用并不一样。〈七色花水〉通过女性之间的观察，使身体成为人物认识自我和理解现实处境的重要线索；〈痴女阿莲〉则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凝视，使身体变成女性被规训、被评价和被改变的起点。商晚筠通过这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指出，女性成长并不是自然就会走向自由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反，很多时候成长一开始就已经受到社会规范和性别秩序的影响，而女性能不能从身体经验走向真正的自我认识，也与她身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关系结构密切相关。

第二节、情感关系中的成长转变

如果说身体经验奠定了成长的起点让女性开始感受到自身处境，那么情感关系则进一步影响她们如何认识自己、理解爱，以及确认自己的价值。女性在关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往往会改变她们成长轨迹最后的走向。虽然〈七色花水〉和〈痴女阿莲〉都写到女性在情感中的变化，但两篇作品的重点并不一样。〈七色花水〉更强调女性之间的理解、陪伴和支撑；〈痴女阿莲〉则更突出爱情关系如何一步步消耗女性的主体性。

〈七色花水〉的情感发展并不是建立在传统男女爱情圆满实现的基础上。小说中的男性虽然进入了女性的生活，也在情感上占有一定位置，但他们往往并不稳定，也未必真正承担责任或理解女性的情感需求。正因为如此，姐姐季妩的情感成长并不是通过“获得爱情”来完成的，而是在一次次失望和受伤之后，慢慢把情感重心从男性身上移开，重新把情感放回与妹妹的关系和日常生活之中。这一变化可以从内容的具体描写中看出来：

一、“我趁姐不察，偷偷打开来看过，心牌开成两半，一边是他另一边是姐。”²⁶

二、“我看仔细了鸡心里的两张肖像，一张是姐，一张是我。这枚鸡心不会是我的，把我那枚鸡心找出来，我的鸡心也镶了照片，而我居然一直都不知道，那里头也同样的
一半是我，一半是姐。”²⁷

当姐姐把原本放着男友（陈顺年）心形相片的位置改放成妹妹的照片时，这个变化就不仅仅是情节上的转折了，更象征着她在情感上的成长与重新选择。它说明姐姐并不是从

²⁶ 商晚筠，《七色花水》，页 201。

²⁷ 商晚筠，《七色花水》，页 207。

此不再需要感情，而是在感情受伤之后，慢慢看清谁才是真正陪她一起经历生活、分担痛苦的人。原本寄托于男性身上的情感期待后来逐渐转回到妹妹和日常生活之中，这其实也显示出她对情感价值的重新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姐姐对妹妹的照顾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家庭责任，也包含了一种女性之间彼此理解、彼此支撑的意义。与此同时，妹妹也在被照顾的过程里，慢慢明白姐姐的牺牲、沉默和坚持，因此逐渐从原本比较依赖姐姐的人，转变成更能够理解姐姐处境的人。在〈七色花水〉中，情感不再只是让女性受伤的来源，反而成为她们彼此确认、彼此扶持的重要力量，并在这样的关系中慢慢形成一种女性之间的共同理解。

因此，〈七色花水〉中的情感成长表现出一种由外向内转回的特点。这并不是说小说完全否定爱情，而是说人物不再把“爱”单纯理解成被男性选择或接受。男性不再是情感世界中唯一重要的中心，反而是女性之间的理解、陪伴和照应，成为更稳定也更真实的成长支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痴女阿莲〉中阿莲的情感成长几乎完全围绕爱情展开。阿莲在爱上阿炳之后，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也想被爱，也想成为一个值得别人喜欢的女人。²⁸这种自身对被爱与被认可的渴望意味着她的自我意识有所萌动，但这种萌动并没有进一步带她走向稳定的自我认识，反而很快被父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包围。她不是先肯定自己的价值，再去建立关系；相反，她是先把“能不能被男人看上”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再回过头来判断自己是否有价值。

²⁸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页 81。

阿莲的情感经历虽然让她萌动了主体意识，却始终缺乏将这种萌动转化为自我确认的条件。因为她在情感中学到的，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必须变成什么样才能被别人接受”。她之所以想改变自己，并不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需要，而是因为感受到自己不够好。于是她开始打扮自己、约束自己、开始想象婚姻与生育，试图把自己放进这些被社会认可的女性角色之中。虽然这些行为表面上像是一种主动追求，但实际上它们仍然是在男性评价标准的影响下展开的。任晓关于“他者”的研究正好说明这一点。阿莲的主体意识并不是独立生成的，而是在他者凝视中被迫组织起来的，因此她越努力越容易失去原本真实而未经遮蔽的自己。²⁹

更进一步来看，〈痴女阿莲〉中的情感关系带有很强的规训意味。阿莲之所以痛苦，并不只是因为她没有得到爱情，更因为她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慢慢接受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如：女性应当漂亮、应当适合结婚、应当具备生育价值，也应当得到男性的喜欢和认可。当这些标准逐渐进入她的内心时，情感成长就很难再帮助她走向真正的自我确认，反而更容易让她不断消耗自己。她越渴望被爱，就越容易把自己放在被比较、被挑选的位置上。这样一来，爱情不但没有成为帮助她成长的力量，反而成了她继续受伤、继续失去主体性的原因。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七色花水〉和〈痴女阿莲〉在情感书写上的差别并不只是前者写姐妹关系、后者写爱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成长轨迹。〈七色花水〉中的情感关系，让女性暂时从男性中心中抽离出来，并在彼此理解和陪伴中建立起新的支

²⁹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页 83。

撑；〈痴女阿莲〉中的情感关系，则把女性重新拉回父权规范之中。前者是在受伤和失望之后，慢慢重建自我；后者则是在渴望爱情的过程中，一点一点自我消耗。

因此，这两篇作品在情感关系上的不同，其实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成长方向。将两篇作品并置来看，可以发现商晚筠真正关心的是女性在关系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情感到底能不能成为支撑成长的力量，还是会变成社会规训的延伸。〈七色花水〉说明，女性即使没有把爱情当作唯一依靠，也仍然可以在女性之间的理解和扶持中获得支撑；〈痴女阿莲〉则指出，当女性把自己的全部价值都寄托在是否被男性接受时，情感往往不再推动成长，反而会加速主体的瓦解。

第三节、身体与情感交织下的成长分化

综合前两节可以看出，商晚筠在〈七色花水〉和〈痴女阿莲〉都把女性成长的起点放在身体经验和情感关系之中。两篇作品不同的地方不只是人物经历了什么，而是她们如何吸收并转化这些经历，来影响她们认识自己的方式。〈七色花水〉中，人物在身体与情感上的受伤，最后能慢慢沉淀下来，成为认识自我和理解现实的基础；〈痴女阿莲〉中，身体与情感经验却更容易在外部目光的影响下偏离原本的方向，使成长还没有真正展开，就逐渐转向自我怀疑与受阻。这样的差异，正是两篇作品女性成长轨迹发生分化的关键。

如果从理论层面来看，这种差异可以借助波伏瓦提出的“他者”观点来理解。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难以被视为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个体，而是被放在相对于男性的位置上。

所以“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³⁰她也同时强调，女性虽然也有成为主体的愿望，但现实社会却不断把她们推回被定义、被安排、被支配的非主体位置。借这个观点来看〈七色花水〉和〈痴女阿莲〉，就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商晚筠真正关心的，不只是女性有没有受压迫，而是女性如何在不断被视为“他者”的现实中，慢慢感受自己、理解关系，并努力靠近主体的位置。

在〈七色花水〉中，身体首先不是一个供男性观看和评价的对象，而是女性彼此理解处境的重要起点。妹妹透过姐姐的身体，不只是看到成熟女性的外貌，更看到一个长期被生活压力、情感挫折和日常负担消耗的女性形象。小说对姐姐身体的描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身体细节本身已经成为生活处境的具体表现。妹妹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中，逐渐意识到女性的痛苦并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口，很多时候会先沉积在身体上，以疲惫、压抑和沉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身体在〈七色花水〉中不只是成长的起点，也成为理解女性命运的重要媒介。

〈七色花水〉中的情感经验也没有把女性重新拉回男性中心秩序，反而促使情感重心逐渐回到女性关系内部。小说前后两次写到鸡心牌，起初是“我趁姐不察，偷偷打开来看过，心牌开成两半，一边是他另一边是姐。”；后来却变成“一张是姐，一张是我。”这个变化说明，〈七色花水〉中的情感成长并不是通过获得爱情来完成，而是在经历失望之后，将原本放在男性身上的情感重心，最后慢慢回到了姐妹关系之中，把情感重新交回到女性之间的理解、慰藉和共同承担。³¹

³⁰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郑克鲁 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页 10。

³¹ 农莉芳，〈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页 78。

相比之下，〈痴女阿莲〉中的身体与情感虽然也构成成长的起点，却没有顺利导向稳定的自我认知。阿莲一开始并不会用羞耻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但在家庭压力、村民嘲笑和男性目光不断介入之后，她开始学会用外部标准来衡量自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她在情感萌动之后开始打扮自己，希望让自己更接近“可以被接受”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变化表面上看像是情感觉醒，实际上却说明她正在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外部评价来重新塑造。

由此可见，两篇作品的不同不只是“一个写姐妹，一个写爱情”，而在于身体和情感在文本中被组织成了两种不同的成长方式。〈七色花水〉中，身体和情感虽然同样带来伤害，却能够在女性之间的理解与互证中，慢慢沉淀为认识自我的条件。〈痴女阿莲〉中，身体和情感则更容易在婚嫁逻辑、外部目光和社会规训的影响下发生偏移，使成长受阻。因此，真正影响女性成长方向的并不在于是否经历过伤害，而是这些经历最后会不会帮助人物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还是再次落回他者目光与社会规范的控制之中。

第三章、社会认知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对比书写

第一节、由身体与情感经验通向社会认知

如果说第二章讨论的是女性如何通过身体和情感开始认识自己，那么第三章进一步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个人感受为什么会发展成不同的社会认识。女性成长并不只停留在“是否受过伤”或“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这些层面。更重要的是，人物能不能从这些遭遇中意识到自己所承受的并不只是个别的不幸，而是和更大的社会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女性成长后来为什么会走向不同方向，关键不只在于她经历了什么，还在于她是否能够通过这些经历，进一步理解自己所处的现实处境。

〈七色花水〉和〈痴女阿莲〉的差别，正好体现在这一点上。〈七色花水〉写的是女性如何从身体和情感上的受伤，慢慢形成对自己处境的清楚认识；〈痴女阿莲〉则写出女性虽然同样受挫，却一次次被拉回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之中，最后很难建立起较稳定的主体意识。

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商晚筠一贯的书写方式有关。她常常从女性的感受、压抑和生活处境出发来展开叙述，但并不会一开始就把女性写成天然清醒、强大的主体。³²相反地，她更关注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如何受伤、如何被压抑，以及她们又是怎样在这些限制之中，慢慢开始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正因为如此，商晚筠小说里的女性虽然是叙事

³²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33卷第5期，页82。

中心，却往往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知道自己是谁、自己面对的是什么，而是在经历之中一步步形成这种认识。

〈七色花水〉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够进一步形成社会层面的认识，是因为姐姐和妹妹都没有把自己的受伤只看成个人的不幸。姐姐的受挫再加上妹妹一路上的观察与困惑，让她们慢慢意识到，女性在关系中反复受伤，并不只是因为“爱错了人”，而是因为在原有的性别秩序中，男性往往更容易离开或逃避责任，而女性却更常被留下来承担身体、情感和生活上的后果。³³〈七色花水〉中所写的“清醒”，是人物在一次次受伤、失望和体会之中，慢慢看清女性在现实中的位置。这种清醒未必能够立刻改变她们的处境，却能让她们逐渐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伤，也明白这些伤害并不只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而是和更大的社会环境有关。

相比之下，〈痴女阿莲〉的处境则更加残酷。阿莲并不是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相反，她几乎一直都在被这种现实压迫。她被人嘲笑，被弟弟打骂，被母亲安排，又在阿炳短暂关注她之后，很快被重新丢回原来的位置。小说中一开始就写道：

一、“人家都管她叫阿莲——那是当着她家人的颜面上头一番客气，背地里都喊她白痴莲”³⁴

二、“她三个弟弟全不当她一回事，也不爱在别人面前提起她，反正一看到她就一肚子火，都不拿她亲姐姐看。”³⁵

³³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页 84。

³⁴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 4。

³⁵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 4。

这样的经历让她一步步接触到乡村父权社会最直接、最现实的一面。女人的价值往往不是建立在她作为一个人是否被理解和尊重，而是被放在婚嫁、生育、贞洁，以及她看起来是否“像个女人”这些标准上来衡量。³⁶

阿莲的处境说明，即使女性产生自我意识，也未必拥有实现自我的条件。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谈到，女性虽然开始肯定自身独立，却并非毫无困难地完成这一过程，因为她们仍生活在既有的女性世界和传统束缚之中。³⁷阿莲正是如此。她并非完全没有感受，也不是没有渴望，但她的渴望始终被家庭、村落、婚嫁与生育价值拉回原位，最终无法发展成稳定的主体力量。

第二节、季妩：经历累积到逐渐清醒

〈七色花水〉中女性对社会处境的认识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中慢慢形成的。妹妹一开始只是看着姐姐、跟着姐姐，也感受着姐姐的情绪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发现，姐姐的疲惫、沉默和失望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情绪，而是长期生活压力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结果。她看到的已经不只是“姐姐不快乐”，而是一个女性如何在劳动、情感受挫和家庭责任的多重压力下，被不断消耗。原文中的相关描写，正可说明这一点：

“她常年踩缝衣机踏板，镇日不晒太阳，了不起晨早去一趟菜市。”³⁸

³⁶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页 81。

³⁷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郑克鲁 译，《第二性》，页 5。

³⁸ 商晚筠，《七色花水》，页 195。

这一句运用了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商晚筠没有使用华丽修辞，而是以踩缝衣机、不晒太阳和去菜市这些极其日常的生活细节，直接表示出姐姐单调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写法看似平实，却更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女性长期被困在生活重担中的现实处境。因此，〈七色花水〉中所谓的“清醒”，并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得出的抽象判断，而是在不断经历生活、观察生活之后，慢慢形成的认识。

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人物对男性角色的重新认识上。在传统叙事中，女性成长常常被写成“遇见爱情、进入关系、完成自我”的过程，但〈七色花水〉并不这样。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并未成为女性成长的依托，反而以是容易抽身、难以承担责任的形式存在。真正留下来的是妹妹，是女性之间共同承担日常的关系，也是那些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支撑生活的互相照顾。杨启平对此有很准确的概括：姐姐在感情上受骗后“真正死了心”，才把鸡心牌里男友的肖像换成妹妹。³⁹这个“换”不是单纯的补偿，更像是情感价值重心的转移。

不仅如此，〈七色花水〉中所写的“清醒”也不是消极或抽离的，而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慢慢形成的认知判断。妹妹在陪伴姐姐、观察姐姐、理解姐姐的过程中，逐渐明白女性处境中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因为姐姐不够努力、不够善良，或不愿意承担，而是因为她所处的现实本来就让男性更容易离开，却把更多后果留给女性承担。于是，问题就不再只是“她为什么会受伤”，而是进一步变成“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在这样的关系中受伤”。当人物开始这样理解自己的处境时，她们的成长就不再只停留在个人情感的层面，而是一步步走向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认识。

³⁹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页 84。

〈七色花水〉的意义还在于小说并没有把这种认识写成激烈的反抗，而是写成一种较为内敛、却更稳定的成长状态。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们身上那种不轻易低头、不轻易认输的韧性。即使环境并不理想，出路也十分有限，她们仍然没有完全任由现实摆布。⁴⁰姐姐季妩正体现了这种复杂而坚韧的状态。

季妩在小说中并不是一个实现主体完成的女性形象。她没有真正摆脱现实困境，也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即使在一次次受挫之后，她也没有完全失去对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她依然继续生活，继续照顾妹妹，继续承担沉重的日常事务。这样的“继续”不是认命，而是一种在看清现实之后，仍然努力不让自己彻底崩塌的坚持。换句话说，〈七色花水〉把女性的成长写成一种隐忍、也更贴近现实的状态。即使暂时无法改变现实，人物仍然能够在清醒之中尽量保存自己。

因此，〈七色花水〉中的女性成长轨迹可以概括为一种“逐渐清醒”的过程。这里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逐渐”二字。它说明人物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并不是由某一件事一下子完成，而是慢慢累积起来的。身体经验让人物先感受现实，情感经验又让她们进一步看见关系中的不对等，而这些经验最后才逐渐汇聚成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七色花水〉中的成长虽然没有走向彻底的解放，却仍然保留了清醒、判断和继续生活的能力。

⁴⁰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著〉，《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1期，页50。

第三节、阿莲：自然清醒但无力改变

与〈七色花水〉相比，〈痴女阿莲〉的关键问题不在阿莲有没有感觉到现实的压迫，而在于她虽然感觉到了，却几乎没有条件把这些感受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阿莲并不是一个完全麻木、毫无内在的“痴女”形象。正如李笑寒所说，她同时具有“痴傻善良、倔强自卑、向往自由、寻找自我”等多重特质。⁴¹阿莲并不是没有情感，也不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萌芽。相反，她是敏感的、自卑的，也是倔强的。她渴望被爱，也希望改变自己，甚至想离开原来被轻视和压迫的位置。问题在于，这些内在始终没有办法在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承认和支撑。因此，阿莲的成长并不是从未开始，而是刚刚开始，就不断被家庭、村落和父权规范压了回去。

阿莲最初的主体萌动发生在她第一次被温柔对待、被看见的时候。阿莲在阿炳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像，那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带着温和的男性目光，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下列文字看出：

“在阿炳的眼睛黑黑深深的地方她看到了自己——白莲。”⁴²

那个眼瞳中的白莲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阿莲过去一直活在被否定、被轻视、被当作负担的环境里，从来没有真正以“我”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被肯定过。

⁴¹ 李笑寒，〈复杂的“痴女”——论《痴女阿莲》之阿莲形象〉，页 75。

⁴²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 12。

“她终于发现了可以属于她的东西，而且那是唯一能属于她的东西，她必须跟阿炳要回来，一个完整无暇的白莲”⁴³

她想抓住的其实不只是阿炳这个男人，更是那个第一次被看见、被珍惜的自己。商晚筠借此表明，即使是被社会视为“痴女”的阿莲，内心也同样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与完整的自我。⁴⁴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萌动完全建立在外部目光之上，所以它非常脆弱。一旦阿炳退缩或冷淡，那个刚刚出现的“我”也会立刻崩塌。因此，阿莲后来拼命追赶的表面上是阿炳，实际上更像是在追那个短暂出现、又迅速消失的自我形象。

“她穿着拖鞋抱着咖啡壶，嘴里喊着阿炳的名字直朝瀑布奔过去，阿炳，那是我的！阿炳……阿炳……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要！还给我，阿炳，还给我！”⁴⁵

这部分主要运用了反复、递进的书写手法。前半句写出阿莲情绪失控、急切追赶的状态；后半句则通过反复呼喊“那是我的”和“还给我”，直接表现出阿莲内心的执念、慌乱与崩溃。

不仅如此，阿莲所在的乡村社会根本不允许她把这种刚刚萌生出来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成稳定的主体力量。王成鹏从边缘人的角度说明，她不只在社会地位上被隔离，也在精神上被主流价值持续排斥。对于这样的女性而言，婚嫁、生育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人生

⁴³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13。

⁴⁴ 林春美，〈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9），页121。

⁴⁵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12。

道路。⁴⁶因此，阿莲意识到自己想被爱时，随之而来的就不是“我要成为怎样的人”，而是“我必须变成什么样才能被接受”。

于是，她开始装扮自己，遮掩狐臭，模仿所谓合格女人的样子。这些变化表面上看像是她主动想改变自己，但实际上，她是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更接近社会所规定的女性标准。因此，阿莲的主体萌动并没有继续发展成真正的自我确认，反而很快滑向迎合、怀疑自己，甚至自我否定。换句话说，她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自己，而是在别人的标准中，一点一点失去自己。

这也说明，〈痴女阿莲〉中所呈现的社会认知带有一种“自然清醒”的特点。阿莲并没有成熟的理论意识，也无法清楚说出自己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但她的存在本身却非常直接地暴露了乡村父权结构的残酷逻辑。她执着于结婚、生子、被男人喜欢，这些看起来近乎痴傻的幻想，其实正好反映了那个社会衡量女性价值的方式，比如：女人要能嫁、能生、能讨男人喜欢，还不能让家族丢脸。

阿莲之所以不断被嘲笑是因为她以一种夸张而近乎荒诞的方式，把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彻底显露了出来。她的大肚皮、她对男孙的想象，以及她被母亲精心打扮后送到男人面前的场景，都清楚说明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往往首先被当作婚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

然而，〈痴女阿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阿莲虽然不断接近现实的真相，却始终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有写道：

⁴⁶ 王成鹏，〈痴傻世界的边缘人——试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阿莲之“边缘性”〉，页 77。

“阿莲低着头瞧那降低的水面，瞧见自己赤光着的身子顶了圆鼓鼓的肚皮，肚脐眼也凸了出来，她哭了，从小声的抽噎到大嗓门的号哭。”⁴⁷

这一幕之所以令人难受，正是因为它把阿莲的痛苦直接呈现了出来。阿莲并不是没有感觉的人。她会因为被嫌弃而拼命洗掉身上的气味、会因为看见自己的肚皮而哭泣、会在被弟弟和阿炳伤害之后感到羞辱，也会想离开那个总是被嘲笑的位置，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和生活。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感受始终没有外在条件来承接和支撑。阿莲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她身边也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理解她、支持她的女性。于是，她每一次稍微靠近“我是谁”这个问题，最后都只能重新退回“别人怎么看我”的牢笼之中。换句话说，她并不是完全没有自我意识，而是她的自我意识一旦萌生，就很快被现实重新压了回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痴女阿莲〉真正写出的并不只是一个痴女的悲剧，而是女性成长在极端不利的环境中，如何一次次被中断。阿莲的成长体现在身体开始知道羞耻，情感开始知道期待，内心开始知道痛苦，意识也开始知道自己并不想永远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正因为她所处的社会过于封闭和严苛，这些成长始终无法继续发展下去。她越想靠近那个被看见的自己，就越发现社会根本不允许她离开“白痴莲、累赘、丢人现眼”这些角色。因此，所谓“主体萌动到无力改变”的关键在于她所处的社会根本没有提供条件让她把这种萌动进一步发展为稳定的主体意识。

⁴⁷ 商晚筠，《痴女阿莲》，页15。

〈痴女阿莲〉与〈七色花水〉的根本差别在于两者对“成长”这一概念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七色花水〉中的女性虽然同样受伤，却还能在长期的体会与挫折中慢慢形成对自身处境的认识；〈痴女阿莲〉中的阿莲则在每一次靠近自我，萌生主体意识时就更快地被现实拖回原来的位置。这也正是商晚筠女性书写最突出的地方，她并没有把女性成长写成必然通向希望的过程，而是冷静地指出成长有时确实会带来清醒，但清醒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出路。

第四章、结论

本研究以商晚筠的〈七色花水〉与〈痴女阿莲〉为研究对象，从身体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认知三个层面考察“女性成长轨迹”的差异。从中发现商晚筠并未将女性成长书写为单一、线性且必然完成的过程，而是揭示其在不同现实处境中的分化形态。

〈七色花水〉中的姐妹通过对身体、情感与日常处境的持续感受，逐步形成对现实的内在清醒，呈现出一种“在受阻中仍保有认知能力”的成长轨迹；〈痴女阿莲〉中的阿莲则虽有主体萌动与自我意识的短暂亮起，却因长期处于婚嫁逻辑、他者目光与父权规训之下，最终难以将经验转化为稳定的主体力量，呈现出“萌动后迅速受阻”的成长轨迹。由此可见，商晚筠笔下的女性成长并不以是否成功完成自我为唯一标准，而更重视女性如何在身体、情感与社会压力的交错作用下，形成不同程度的清醒或受阻的状态。这不仅体现了其女性书写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也说明女性成长始终与社会结构、性别秩序及现实条件密切纠缠。

(16180 字)

引用书目

专书

1. 高小弘,《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 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 马仑、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4. 商晚筠,《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5. 王福和,《比较文学基础》,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6. 吴耀宗,《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
7.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
8.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专章

1. 林春美,〈从华玲到吉隆坡:商晚筠的女性之旅〉,《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页 117-138。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9。
2. 许文荣、孙彦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马华文学文本解读》,页 241-250。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译著

1. [法] 西蒙娜·德·波伏瓦 著、郑克鲁 译,《第二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期刊

1. 商晚筠,〈痴女阿莲〉,《蕉风月刊》第 297 期,页 4-18。

期刊论文

2. 陈颖萱,〈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物化问题〉,《细读》2019 年第 2 辑,页 125-148。
3. 陈培浩,〈何谓细读? 如何批评? ——细读批评论札〉,《中国文学批评》2024 年第 3 期,页 114-121。
4. 李笑寒,〈复杂的“痴女” ——论《痴女阿莲》之阿莲形象〉,《名作欣赏》2017 年第 8 期,页 74-78。
5.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菀〉,《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 年第 1 期,页 50-51。
6. 农莉芳,〈中国与马华女作家小说文本女性意识之异同研究——以林白与商晚筠为例〉,《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9 卷第 1 期,页 76-81。
7. 任晓,〈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他者”〉,《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 40 卷第 1 期,页 80-85。

8. 冉小平,〈从书写身体到身体书写〉,《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第15期,页1-7。
9. 王成鹏,〈痴傻世界的边缘人——试论商晚筠小说《痴女阿莲》中的阿莲之“边缘性”〉,《名作欣赏》2017年第8期,页76-78。
10.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山西师大学报》2006年第33卷第5期,页81-85。
11. 钟义,〈从自述到共述——论比较文学的主体性经验新认知〉,《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42卷第2期,页70-74。

网络资料

1. 碧澄,〈南洋文艺:商晚筠〉,《南洋商报》,2021年6月5日,
<https://www.enanyang.my/news/20210605/Supplement/465622>。
2. 任芸芸,〈女性作家与创作题材〉,《联合早报》,1989年9月24日,
<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90924-1.2.66.1.1>。